

## 多倫多會友堅決反對佛學會結束公開信

二千零三年九月於多倫多

上星期日(九月七日)，我將陳福賢老師在三藩市，為新學佛法的善信，演講楞嚴經的CD錄音光碟，送到加拿大佛教會弘法精舍的蓮社圖書館，和大眾結緣，現在該圖書館的負責人，呂一美居士，她是加拿大佛教會和蓮社的董事，也是多倫多佛學會的會員，因此我在離開時，向她問及佛學會的近況，她回答說：佛學會在本年一月，已經決定結束了。當時我內心的感受，是非常震撼！

我堅決反對佛學會結束，所以先要說明佛學會是什麼。我在1975年移民來加拿大的多倫多，當時這裡一群多大、約大和維雅遜學院的畢業生，對佛教很熱衷地追求和探討，於是在中區華埠孟嘗安老院，借用了土庫的禮堂，作為聚會的地方，成立一個佛學研討會，因此吸引不少只講粵語的佛教徒和善信參加，而我亦是被吸引的一個。由於大眾對佛教常識和知識都缺乏，每次研討只能夠個別提出個人讀書心得，沒有系統隨意談之，我覺得實在浪費光陰，於是提出用佛教南傳的法句經(淨海法師翻譯)，作為一個研究的主題，由大眾輪流負責主講，發揮個人的心得，和各人觀感共同分享，我亦自薦擔任講經，向加拿大佛教會南山寺主持，借用該寺土庫作道場，每年週日演講佛說四十二章經，這本經是第一本傳入中國、翻譯成中文的佛經，文字簡明，字句不多，二千年來一直很流通普及，同時在孟嘗安老院聚會後，舉辦簡短的佛學班，藉以介紹中國佛教各學系的概況，那時年青的一群，宗教熱情洶湧，隨即向政府申請註冊成為一個非利慈善團體，希望在北美洲開創一翻新事業，接著加拿大佛教會購置了目前的弘法精舍地址，佛學會便租用了土庫的一角，用作會址和活動的場地。他們確實做了不少的建樹，會友們亦體會佛陀出世的精神，以平等慈愛心，去協助各族裔的佛教團體和僧侶，組織和建立他們的道場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，亦有捨身貢獻佛教出家的，現在法鼓山，北美紐州象岡道場，紐約市東初禪寺的大和尚果元法師，也是當年佛學會的會友，今日多倫多數蓮社佛經講師梁?妙居士，指導坐禪的呂一美居士等，其他的會人，各別發展事業和道業，如執業行醫的，投入政府重要機構服務的，回流到香港擔當教授職位的，從事工商業發展和服務行業的，實在是不勝枚舉，至於與其他宗聯誼和溝通，他們也是責無旁貸，盡最大努力去承擔，如果用現代功利主義社會的標準去衡量佛會，可以說對佛教和社會有貢獻和利益的。

佛陀說世事無常，人和事物都是密密不停在轉變的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舊的一代雖然還沒有完全過去，新的一代也要分擔的，當年已故會長張博志決定出家後，年青的副會長黃振漢，隨即繼任承擔了。起初會務和活動，一切如常，幾年後；一方面可能由於他自己仍然繼續學業；另一方面蓮社亦同時借用弘法精舍活動、佛學會活動開始呈現呆滯不前，我多次催促他；最低限度亦要保持一往的情況，他的回應是：現在蓮社的活動，我們會員都參與，那不就是我們的活動，這種似是而非的答案，好像無可厚非，然而兩個會的運作方式，是迥異不同的，蓮社是以經懺念佛

為主，一般上了年紀，接受上一代文化的，或沒有文化和不正信的，都是樂於接受，佛學會是以提供佛教智識和義理，接引新一代和初發心學佛的知識份子，對佛教產生正確觀念來接受佛教，同時服務社會，利益他人，實踐佛陀在世間教育的精神，雖然兩個會學佛目的是相同，但運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，在中國佛教中，大乘的八大學系並列，就是最明顯的事實，譬如世間進修博士學位的，博士銜頭是相同，但學科各別是不同，不能籠統說所有博士的知識都是一樣，他人吃飯自己不可能飽腹，不過在青黃不接的時期，我權宜無言接受他的解釋，再過了幾年，會長仍然讀書，相信由於用功過急，時間上似乎無法分配，至會務仍然一籌莫展，我提議他應該辭去會長，專心學業，完成後再回來服務，他的回答是：正因沒有人願意做會長，所以他不能放棄，這話使我很感動；今日北美佛教中，仍有這樣一個能夠為佛教犧牲自己學業前途的，他大概為佛學會服務，一定會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，和中國毛主席和蔣委員長一樣，終生于職守，不過我心中仍有疑問，要是一個人不吃飯，這碗飯就沒有人吃嗎？

今年四月，我從香港探望女兒後回來，正值SARS肆虐的時候，我從會友電話中，得知年初開了會員大會，會長宣佈投票結果，將佛學會結束，當時我是不相信的，因為蓮社每週仍繼續在弘法精舍活動，黃會長還沒死，佛學會怎會夭亡呢？一定不會的，佛教在中國二千多年仍然存在，唐朝的時候，遭遇三武一宗的教難，當年佛寺被剷平了，出家的不還俗也殺光了，可是當每個暴戾的國王死掉，佛教又再蓬勃起來，又如中國現代的文化大革命，清除了迷信的宗教，在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，佛教現在不是在中國到處可見嗎？出家人的佛學院，更有組織和規模，多倫多佛學會，還不到三十年，一定不會夭亡的，今日世界上存在的大宗教，因為對國家、社會、倫理和道德，存有肯定的價值，所以都能夠繼續存在，佛學會不過從事佛陀教育事業，怎會被人遺棄呢？我是一個佛教徒，保護佛教的責任，是理所當然的。

我立刻和黃會長通電話，表達佛學會不能結束的理由，他回應說：佛學會目前仍沒有結束哩。我繼續向其他董事查詢，亦各別向參加當日會員大會的會友詳問和了解經過，簡單來說，每個人的意見都不是一樣；有董事說：這個會太小了，不會再有什？作為。有董事說：這是民主自由的地方，將來有人需要的話，再從頭做起好了。有人說：十多年來，黃會長讀書太辛苦了，因此多年會務上的數目，沒有向稅務局交待清楚，因此稅務局早已把退稅號碼取消，政府註冊處可能因為佛學會沒有每年繳交註冊費，亦會取消我們佛學會的，那不如自動結束；也有人說：她諮詢了律師，我們不再領牌註冊的話，兩年後政府便把佛學會列為自動消失的，綜合這一大堆話，表示了今日佛教徒，好高騖遠，趨炎附勢，唯利是徒，逃避現實，對所居住的環境，和文化脫節，公民權利和義務，乃至一般法律常識，一無所知，這是不可思議的。

孔夫子說：人誰無過，我對這次事件的發生，不會追究是誰的過，是誰的責任，事實上，我只是會友，也沒有這種權利，因為現在每一位學會會員都是受害人，雖然有不在場的註冊董事，聲言請律師窮追獨打，務求水落石出，對佛教和社會作清白的代，由於他身不在此處，相信只能勞神傷財，製造更多的話柄而已，我仍然相信黃會長的話，我對他的話寄予厚望，希望茶杯裡的風波，很快平息下來，佛學會數目不清楚和稅務上的問題，註冊董事汪醫生已介紹了核數師幫會長的忙，退稅號碼保留與否，仍是不可知也，不然董事諸位都要負刑事責任的，牌照註冊一

事，早已不存在，目前法例只要佛學會董事代表，每年填表申報會務，就算完全沒有運作，政府也不會取銷佛學會的，同時佛學會一向都不需要繳交什麼註冊費用的，因此我幾個月來，日夕夢想著佛學會是會重現多倫多的。

上週日呂居士的一句話，使我從夢中驚醒，我不能不相信她的，她自小在佛教家庭中長大，在美洲完成物理治療碩士學位，亦在加洲羅省西來寺大學完成佛教文學碩士課程，也是多倫多蓮社體修法師的入室弟子，亦曾遍禮中國佛教四大名山，協助各地佛教的活動，更為佛光山星雲法師和法鼓山聖嚴法師著作英譯，如果問今日北美洲那一位是佛教有為青年，她實在當之無愧的，年初佛學會宣佈結束前，她在一次沒有公佈的大會被委任為三位信託委員之一，時至今日，信託委員雖然無事可辦，因為會址內的一切，會長仍未交出，會員追查多年的數目和稅務局交待仍無蹤影，如果呂居士的話是真，佛學會的結束，只是人為的事，我不敢相信佛教徒會這樣糊塗，自行消滅佛法去負擔因果。我在此致誠懇請黃會長，各位董事和信託委員，大發慈悲，不要毀滅佛教，就算此後佛學會一事無成，它也是佛教的一部份，憐憫它吧！只要你們再召開一次會員大會，宣佈仍然保留，要知道一個會的成長，是經過漫長的摸索和心力的結晶，才產生出來，有如一間名校和萬里長城，不是一朝一夕成辦的，學校的老師和學生，都是不停的來來去去，萬里長城也是每天有人在跑和欣賞，所以學校和長城是不能消失，中國人的飲水思源和慎宗追遠，是很好的傳統觀念，我們不能因為被西方文化衝擊，在標榜民主自由的地區，用黑箱作業的下流手法，走法律上的漏隙，隨意破壞和埋沒公理，同時我藉此公開信，提醒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，小心民主政制下的法律漏洞，因為佛學會的情形，各地都陸續出現，如檀香山的檀華寺，現在糾纏中的官司等，因此對精神恍惚，只憑一股宗教狂熱的信眾，應該給予特別的照顧和關懷，這不但帶給人類幸福，也是繼續保護維持佛教存在世間的妙藥。

多倫多佛學會會友盧榮章識